



中国十大历史演义小说

扣开历史之门·尽揽经典魅力

中

齐东野人◎编著

隋炀帝演义

隋朝是一个苦难而又辉煌的王朝，隋炀帝是一个伟大与罪恶并存的人。他短暂的人生，匆匆而逝的王朝如此生动而又不可思议，如此辉煌而又伤痕累累。



辽海出版社

◇中国十大历史演义小说◇

隋炀帝演义

〔明〕齐东野人 ㊟ 编著

王汝梅 ㊟ 校点

中

辽海出版社

第十三回

携云傍辇路风流 剪彩为花冬富贵



隋
炀
帝
演
义



诗曰：

柳为营兮花作寨，绝色佳人称主帅。
酒兵日夜苦相攻，更有笙歌增气概。
杀人妙算是风流，斩将奇谋有恩爱。
任他扛鼎拔山雄，但与交锋无不败。
一战筵前社稷危，洞房再构江山坏。
连年累月不解兵，定然性命遭其害。
愿君修德立城池，不侈不奢守关隘。
一朝炼得慧剑成，便可笑谈诛粉黛。

话说炀帝在北海山下，被陈后主、张丽华两个鬼魂侮弄了半晌，心下十分惊悸。忙下船要回十六院，又遇大风，在海中荡漾了一两个时辰，方才得到岸边。慌忙走起，各院俱已掌灯多时。炀帝取近，就先到迎晖院来。王夫人接住问道：“陛下这等时候，为何灯也不点，却独自从黑地里走来？”炀帝道：“妃子不要说起，今日吃了大亏。”遂将海中



遇陈后主的话，一一说了。王夫人也惊讶道：“有这等奇事！”只见朱贵儿在旁边说道：“万岁乃天子至尊，人神之主，陈后主与张丽华，不过是亡国鬼魂，焉敢到御院来魅魔天子！以妾看来，这还是御院中的花月之妖，晓得万岁在海中寂寞，故托名与万岁作片时耍戏耳。”炀帝大喜道：“贵儿倒有见识，朕亦疑无此理。”心下方才快畅。王夫人随叫排宴来。饮不多时，各院夫人闻知此信，都到迎晖院来问安，炀帝皆留下饮酒。霎时你劝一觞，我歌一曲，炀帝又依然大醉，就在迎晖院中宿了。正是：

魂已销残魄已迷，为妖为孽总休提。

筵前一曲娇歌舞，依旧昏昏醉似泥。

炀帝次日起来，正进早膳，忽有一个太监报道：“前卫校尉高德儒亲见鸾鸟来朝，以为祥瑞奏闻，现在苑外等旨。”炀帝大喜，便走出外殿叫宣来。不多时，高德儒宣到。炀帝便问道：“你在何处看见鸾？”高德儒奏道：“今日宝成朝堂，该臣值日。臣方在殿前巡视，忽见彩鸾二只，自西苑飞来，正落在大殿脊上，歇了半晌，方才飞去。此乃国家莫大之祥，故臣敢奏闻。”炀帝道：“你如何认得是鸾？”高德儒道：“锦毛彩羽，五色炫耀，百鸟见之，皆飞鸣绕集不去。若非鸾鸟，焉有此等奇异之象！”炀帝道：“还有何人看见？”高德儒道：“臣一卫军士，与看宫太监人人皆见，现在苑外等旨，万岁可宣来细问，小臣焉敢妄奏！”炀帝就叫宣入。众军士与太监，一齐说道：“果有大鸟二只，高冠长尾，浑身毛羽，就如锦绣一般，实是一对彩鸾。”炀帝见众人一



样说话，因大喜道：“彩鸾来朝，大是国家祯祥，也亏汝等诚心守卫，故得看见。”遂亲口拜高德儒为朝散大夫，其余军士太监，各皆重赏。众人一齐谢恩而出。各衙门文武百官闻知此事，尽都上表称贺。有几个忠直之臣，明知是野鸟，妄报为鸾，欲要上疏辩明，又奈鸟已飞去，无可对证，只得隐忍住了。炀帝得此祥瑞，日日在苑中庆贺。今日五湖，明日北海，正游赏的不耐烦。忽有宇文恺、封德彝，差人来奏道：“江都一带离宫四十九座俱已造完，只候圣驾幸临定夺。”炀帝大喜道：“苑中风景，游览已遍，且到江都看琼花去，行乐一番。”遂批旨道：“宫馆既完，朕不日即驾幸江都。但一路宫馆，仍须着本地方，精选民间美女填入，以备承应，不可怠玩。”差官领旨而去不提。却说众夫人闻知此事，都来劝留道：“宫中虽无什乐处，还毕竟安逸。陛下若巡幸江都，未免要受那车马劳顿之苦。”炀帝道：“江都锦绣之乡，又有琼花一株，擅天下之美，朕久思游览，况一路上离宫别馆无数，朕如何得受辛苦！贤妃等可安心相待，朕数月就回。”众夫人晓得留他不住，各各治酒送行。萧后闻知，亦来治酒送行。炀帝连饮了数日，便打点起身，也不多动人马，只带三千御林军，一路护卫。文武官员，只带丞相宇文达与虞世基等三五十员，宫中御妃，只带朱贵儿、韩俊娥、雅娘、杏娘、妥娘二三十名。打点完了，正要起身，忽有一人姓何名安，自制得一驾御女车，来献与炀帝。那车儿中间宽阔，床帐衾枕，一一皆备，四围却用鲛绡，细细织成帷幔，外面窥里面却丝毫不见，里面却十分透亮，外边的山水



草木，皆看得明明白白。又将许多金铃玉片，散挂在帏幔中间，车行时，摇荡的铿铿锵锵，就如奏细乐一般。任车中百般笑语，外边总听不见。一路上要行幸宫女，俱可恣心而为，故叫做御女车。炀帝看了满心欢喜道：“此车制得甚妙，途中不忧寂寞矣。”遂厚赏何安，辞别了萧后与各院夫人，即日命车驾往江都进发。行不数里，早有宇文恺、封德彝二人迎接奏道：“各宫馆美女俱已奉旨选了。”炀帝道：“二卿既治宫馆，又选美女，功莫大矣。”遂带领了一同慢慢游览而来。真个是三十里一宫，五十里一馆，到了一处，地方郡县官员，俱各将奇肴异味，美酿精核，络绎不绝的贡献将来。到了宫馆，又有新选的绝色美人，丝竹管弦的承应。在车中又有随行的宠妾，尽情受用。一路上逢山便登山览秀，遇水便临水问奇。真个说不尽许多行乐，讲不了无限风光。有诗为证：

君王游幸谩言荒，玉辇过时草木香。

四十九重仙佛国，一千余里锦云乡。

词臣马上陪宸宴，美女车中侍御床。

莫说骄奢今已极，犹嫌歌舞只寻常。

炀帝在一路上，时时欢笑，日日风流，也记不得何处是宫，哪里是馆，也不知离京有多少路程，也不知别家有几何岁月！就如“在西苑中游赏一般。但见丝竹送迎，酒杯来往，恍恍惚惚早已到了江都。真个这扬州地方，山明水秀，柳绿桃香，比北路上风光大不相同。怎见得？但见：

山苍苍兮青滴，水泠泠兮色碧。

花鲜妍兮若染，草蒙茸兮如织。

燕娇舞兮翩翩，莺雏啭兮啁啾。

月照人兮依依，风吹裾兮飒飒。

红袖映兮娥眉，金碗盛兮玉液。

好风光兮不可穷，赏心乐事若烟集。

君王游赏兮不言归，始信江都兮好春色。

炀帝到了江都，见风景秀丽迥异两京，心下十分欢喜道：“人言果是不虚。”便问道：“向日所言琼花，在于何处？何不一赏！”封德彝道：“琼花在蕃厘观中，乃三月开花，目今四月中旬，适已开过，须候明春，方可游赏。”炀帝道：“朕特为琼花而来，却又刚刚开过，这等不巧！”宇文恺道：“琼花虽然开过，江都尚有无限风景，足供圣览，何谓不巧？”炀帝道：“卿言是也。”遂日日整备銮舆，带领着许多妃妾，到各处去探奇选胜。游了数日，因问道：“晋宋以来，皆建都江左，历朝旧迹，何处最胜？”宇文恺道：“晋文帝的华林园，宋孝武的含章殿，齐东昏的芳乐苑，梁武帝的台城与陈后主的临春、结绮，皆是当年最胜之处。但时移物换，如今都化做荆榛草莽，无处追寻；只横山上，尚有梁昭明太子一所文选楼，高大弘敞，历代皆加修葺，故未损坏，如今尚可登览。”炀帝遂传旨游文选楼。因是个空楼，遂将一路带来的富娥彩女，尽数都先发上楼，奏乐迎接。炀帝却随后坐七香宝辇而来。原来这文选楼，高有百尺，到顶有五层，四围转转折折止去。阁道皆飞去檐屋之外，登临之人，底下望去，就像在空中行走一般。这一日，恰值东风





大起，这些宫娥行在阁道上，穿的那些薄罗轻縠，被风尽吹揭起来，直飘至肩项上边，底下的紫裙红裤，都明明的露出。众宫人忙将手去遮掩，怎奈风大衣单，如何遮掩得来！炀帝车驾到了，看见这段光景，不觉心下一点欲念，火焚焚炽将起来。上得楼来，也无心浏览形胜，就叫众宫人像肉屏风一般，将他围绕在中间饮酒。能歌的，叫她歌一曲，善舞的，叫她舞一回，就是不会歌舞的，一个个也都叫到面前与他戏谑半晌。正是：

五音令耳聩。多欲则情昏。

宫女如花绕，何能不断魂。

炀帝与众宫人，放情纵欲。欢饮了半晌，方才起身到各处赏玩。赏玩毕，依旧拥了众宫娥去吃酒。只吃得烂醉如泥。方肯发驾还离宫。炀帝在扬州游赏了月余，见那些花柳山川，管弦街市，果然别是一天，心下有百分留恋不舍，便与群臣商议，要在芜城中起盖皇宫，迁都于此。众臣答道：“江都风景虽然秀美，却是一隅之土。地脉浮浅，非天子建都之处，怎如长安、洛阳，乃中原天府，万世不拔之鸿基，安肯舍大而就小？”炀帝闻奏，默默不语。虞世基奏道：“今天下一家，四海皆陛下之都，何分彼此！况东京到此，一路上离宫别馆，相望不绝，陛下爱江都风景，只消时时来游，便可为都，何必起造皇宫，定居于此，然后谓之都也？”炀帝方才释然说道：“卿言近是。”遂日日寻名问胜，百般样恣行欢乐。或自制些淫词艳曲，叫妃妾们歌唱；或自选些奇怪的景致，与百官游赏。无一时不柳围花绕，无一刻不水送山



迎。正是欢娱易过，捻指之间，就在江都地方，沉酣了数月，早已秋尽冬来。群臣屡次劝还，炀帝只是不听。忽一日，萧后与十六院夫人，有表文来迎请圣驾。炀帝展开一看，只见上写着：

中官臣妾萧氏率西苑十六院臣妾梁氏等，稽首顿首，奉表于皇帝陛下：自六龙南幸，万乘东游，妾等独守空宫，闲居旷院。花羞月愧，久疏雨露之恩；梦断魂惊，不啻云霓之望。记违春而隔夏，岁月无情；徒数夕而计朝，枕衾有泪。湖山无恙，犹然花柳依稀；凤辇不来，只是笙歌冷落。瞻龙颜于五云天际。闻天语于千里梦中。何处留恩，自是天高地厚；谁人邀宠，定然玉笑珠香。虽家连四海，不敢妒燕嗔莺；然天各一方，实是愁云怨雨。伏望圣恩早还宸驾，庶使房中钟鼓，再咏关雎；室里小星，重承夙夜。则皇恩普遍，而圣泽不私矣。妾等不胜颙望待命之至。

炀帝览毕大笑道：“萧后望朕，亦太苦矣！不可不还。”遂传旨发驾还京。群臣思家已久，领了旨意，登时将舆辇仪仗，俱打点停当。炀帝上了御女车，带领着嫔妃彩女，依旧是剑珮前迎，笙歌后拥，竟回洛阳而去。所过宫馆，将那些选的美女，但有颜色者，都带回东京。正是：

天子南巡亦有名，察民疾苦利民生。

不知民力休多少，载得佳人还旧京。

炀帝到了东京，萧后与众夫人，一同接住说道：“陛下一去许久，竟将妾等忘了！”炀帝道：“如何忘得，只是苦被江都那些山川花柳，牵缠住了。”因盛称江都风景秀美，山



水清奇，真个是仙都佛国。萧后笑道：“还是陛下贪恋吴姬越女，故连山水风景，都看好了。西苑中五湖北海，怎见得就不如江都？”就叫排宴在十六院与炀帝接风，遂一齐上了舆辇，同到西苑中来。到了苑中，不期此时乃仲冬时候，百花俱已开过，树木大半凋零。炀帝看了，殊不惬意。因对萧后说道：“不是朕夸江都，不要说那山川之美，就是一朵花儿，毕竟比苑中红得可爱；就是一枝柳儿，毕竟比苑中绿得可怜；就是万木摇落之时，也不像这般寂寂寞寞。”清修院秦夫人说道：“陛下要不寂寞，有何难哉？明日妾等与陛下拂尘，管取百花开放就是。”炀帝只当做戏话，说了耍子，笑一笑答道：“最妙最妙！”在苑中吃不得一两个时辰，也未尽兴，便与萧后并辇回宫而去。到了次日早膳时，果然十六院夫人来请。炀帝心下有几分懒去。萧后再三苦劝，炀帝方才勉强同萧后上辇而行。才进得苑门，早望见千红万紫，桃柳争妍，就簇簇如锦绣一般。炀帝与萧后，俱各吃了一惊道：“这样天气，为何一夜就开得这般齐整，大是奇怪。”说未了，只见十六位夫人，带了许多美人宫女，一齐笙箫歌舞的来迎驾。到了面前便问道：“苑中花柳，比江都何如？”炀帝又惊又喜的问道：“众妃子有何妙术，使这花柳一夜尽开？”众夫人都笑道：“有什妙术，只是大家费了一夜工夫。”炀帝道：“怎么费一夜工夫？”众夫人道：“陛下不必细问，但请摘一两枝看看，便知详细。”炀帝真个自走到一株垂丝海棠边，将手挽下一枝看时，原来不是生成的，都是五色彩缎细细剪成，拴在枝上的。炀帝大喜道：“是谁有此

奇想，又制得这样红娇绿嫩，宛然如生；虽是人巧，实占天工矣。”众夫人道：“此乃秦夫人主意，令妾等与众寓人连夜制成，以供御览。”炀帝目视秦夫人说道：“昨日朕以妃子为戏言，不期果有如此手段，可爱可爱！”遂同萧后一路慢慢的游赏进来。只见红一团，绿一簇，也不分春夏秋冬；万卉千花，尽皆铺缀，比那天生的更觉鲜妍百倍。怎见得？正是：

只道天工有四时，谁知人力挽回之！

红绡生长根枝速，金剪裁培雨露私。

万卉齐开梅不早，千花共放菊花迟。

夭桃岂待春风绽，嫩李何须细雨滋。

芍药非无经雪态，牡丹亦有傲霜姿。

三春桂子飘丹院，十月荷花满绿池。

杜宇经年红簇蕊，荼蘼终岁锦堆枝。

不教露下芙蓉落，一任风前杨柳吹。

兰叶不风飘翠带，海棠无雨湿胭脂。

开时不许东皇管，落处何妨蜂蝶知。

照面最宜临月姊，拂枝从不怕封姨。

四时不谢神仙妙，八节长春阆苑奇。

莫道乾坤持造化，帝王富贵亦如斯。

炀帝一看了，真个喜动龙颜，因说道：“蓬莱阆苑，不过如此！众妃子灵心巧手，直夺造化，真一大快也！”遂命将内帑的金帛珠玉玩好等物，尽行取来，分赏各院。众宫人一齐谢恩。炀帝爱之不已，又同萧后登楼眺望了半晌，方才





下来饮酒。须臾觥筹交错，丝竹齐鸣，众夫人递相献酬。炀帝与萧后，十分尽兴而饮。这一场筵宴，吃得欢天喜地，畅意抒情，比昨日大不相同。正是：

君王不作穷酸相，才减风光便惆怅。

树上新开一夜花，筵前添却千盅量。

炀帝欢饮了半日，已有几分酒意，忽然笑说道：“秦妃既能出新意剪彩为花，与湖山争胜，众美人还只管唱这些旧曲，甚不相宜，是谁唱一个新词，朕即满饮三觴。”说未了，只见一个美人，穿一件紫绡衣，束一条碧丝鸾带，袅袅婷婷，出来奏道：“贱妾不才，愿恤颜博万岁一笑。”众人看时，却是仁智院的美人，小名叫做雅娘。炀帝道：“最妙最妙！”雅娘走近筵前，轻敲檀板，慢启朱唇，就如新莺初啭一般，唱一曲《如梦令》的词儿道：

莫道繁华如梦，一夜剪刀声种。晓起锦堆枝，笑杀春风无用。非颂、非颂，真是蓬莱仙洞。

炀帝听了大喜道：“唱得妙，唱得妙！不可不饮。”当真的连饮了三觴。萧后与众夫人，也陪饮了一杯。酒才完，只见又一个美人，浅淡梳妆，娇羞体态，轻移那款款的金莲，也出来奏道：“贱妾不才，亦有小词奉献，望万岁勿哂！”炀帝举目看时，却是迎晖院的朱贵儿。炀帝笑说道：“是贵儿，一定更有妙曲。”贵儿不慌不忙，慢慢的移商换羽，也唱一个《如梦令》词儿道：

帝女天孙游戏，细把锦云裁碎。一夜巧铺春，尽回枝头点缀。奇瑞、奇瑞，写出皇家富贵。



贵儿歌罢，炀帝鼓掌称赞道：“好一个写出皇家富贵！不独音如贯珠，描写情景，亦自有韵。”又满饮了三杯，不觉笑声哑哑，陶然欲醉。萧后道：“二美人歌曲虽妙，终是一人寡和，陛下何不乘此高兴，御制一章，令宫人大家打出，以见一时之胜。”炀帝带三分酒兴道：“妙妙！”也不思索，提起御笔便写，顷刻而成《白苧歌》一首。其歌曰：

洛阳城边朝日晖，天渊池前春燕归。

含露桃花开未飞，临风杨柳自依依。

小院花红洛水绿，清歌婉转繁弦促。

长袖遥遥动珠玉，千年万岁阳春曲。

炀帝写完，萧后与众夫人一齐称诵道：“陛下笔不停缀，文不加点，真天才也！古今帝王，谁能及也！”炀帝笑道：“醉后狂歌，何足言妙。聊以酬众妃子剪彩之妙。”众宫人又献上酒来，炀帝也不推辞，欢呼谈笑，大家直痛饮到夜漏沉沉，又移灯树下看了一回花，方才罢宴。炀帝因醉，遂不同萧后还宫，就留在秦夫人院中宿了。正是：

剪彩能留客，君王醉不归。

只愁今夜里，更化彩云飞。

不知炀帝在院中，又有何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

炀帝读史修城 庆儿拯君魇梦



中国十大历史演义小说



诗曰：

天地生财只此数，不在民间即官库。
民间官库一齐穷，定是好兴土木故。
好兴土木亦何为？只为夸强与逞富。
谁知强富有尽时，土木之工实无度。
前工未了后功催，东绩才成西又务。
城曹土国不及终，是已雷塘造坟墓。
嗟嗟此事岂人能！盖亦天心使之误。
不然何以梦魂中，历历告人如有数。

话说炀帝自宫人剪彩为花之后，心下十分快畅，便日日在西苑与众夫人饮酒赋诗作乐。众夫人却也百样奉承，但见树上一朵花，一个叶，颜色稍稍恹些，即暗暗的将新鲜的换去。故此苑中再无个冷淡日子。炀帝见光景可爱，一发淫荡起来，也不论夫人、美人、宫人，遇着巧，便一概受用；也不管黄昏、白昼、清晨，有兴时，便恣心玩耍。就像狂蜂浪

蝶一般。日日在花丛中游戏。酒杯几何尝离手，丝与竹不曾停声。众美人因炀帝留心裙带，便往往求新立异来蛊惑炀帝。或是词赋勾挑，或是机锋播弄，将炀帝的精神魂魄，都引得虚飘飘不知着落在何处。正是：

红裙原是迷魂阵，况复柔魂不耐迷。

终日昏昏君莫笑，已拼白骨委沙泥。

炀帝因秦夫人有剪彩巧思，故常常临幸。这一日，炀帝与秦夫人，微微的吃了几杯酒，同携手走出院来，沿着那条长渠看流水耍子。原来这清修院，四周都是乱石垒断出路，唯容小舟委委曲曲摇得入去。里面种许多桃树，仿佛就是武陵桃源的光景，果然有些幽致。二人正赏玩，忽见细渠中荡荡漾漾，飘出几瓣桃花来。炀帝忙将手指着说道：“有趣！有趣！”心下只疑是秦夫人剪彩做的。说未了，这几片流出院去，上边又有一阵浮来，又有许多胡麻饭夹杂在中间。秦夫人看了，转大惊道：“是哪个做的？”炀帝笑道：“不是妃子妙制，再有何人？”秦夫人正色道：“妾实不知。”炀帝哪里肯信。秦夫人忙叫宫人将竹竿去捞。捞起来看时，却不是剪彩做的，瓣瓣都是真桃花，还微有香气。炀帝方才吃一惊道：“这又来作怪了！”秦夫人道：“莫不是这条渠与哪个仙源相接？”炀帝笑道：“这渠是朕新挖，唯与西京的太液池相接，哪里什么仙源？”秦夫人道：“若不与仙源相接，如今隆冬天气，怎得有真桃花流出？”二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笑了又笑，想了又想，再没去理会。秦夫人忽想道：“有一个区处。”炀帝道：“有何区处？”秦夫人道：“妾与陛下撑一支





小舟，沿渠一路找寻上去，自然有个源头。”炀帝道：“妃子说得有理。”遂同上了一支小小船儿，叫一个宫人撑了篙，穿花拂柳，沿着那条渠，弯弯曲曲的寻将进来。只见水面上，或一片、或两瓣，断断续续，皆有桃花。炀帝叫将船只拴有花处撑。过了一条小石桥，转过几株大柳树，远远望见一个女子，穿一领紫绢衫子，立在水边。连忙撑近看时，却是妥娘在那里撒桃花入水。正是：

娇羞十五小宫娃，慧性灵心实可夸。

欲向天台赚刘阮，沿渠细细散桃花。

炀帝看见，大笑道：“我道是哪个？原来又是你这小妮子在此弄巧。”妥娘笑吟吟的说道：“若不是这几个桃花片儿，万岁此时不知在哪里受用去了，肯撑这小船来寻妾？”炀帝笑骂道：“偏你这小妮子晓得这般作怪，还不快下船来！”妥娘下得船来，秦夫人问道：“别的都罢了，只是这桃花瓣儿，从何处得来？”妥娘笑道：“这还是三月间树上落下来的，妾闲时扫来，将蜡盒儿盛了耍子，不期留到如今，犹是鲜的。”炀帝道：“留花还是偶然，你这等小小年纪，又不读书识字，如似晓得桃源的故事？又将胡麻饭夹在中间？”妥娘带笑说道：“妾女子书虽不读。桃源记也曾见来，万岁就欺负妾字也不识。”秦夫人因问道：“桃源之事，其说渺茫，不知可曾见于书史？”炀帝道：“《汉书》、《晋书》，朕曾看过，俱不见载，只有《秦史》倒不曾留心查得。”就要叫近侍取书来看。秦夫人道：“书在何处？”炀帝道：“观文殿就有。”秦夫人道：“何不同去一看？”炀帝遂叫唤了一支

大船，竟撑到观文殿来。这观文殿中，有五库书史，四壁图书，缥緗满架，浑如天禄石渠；翰墨成林，胜似西园二酉。真个是：

虞书尧典，周易毛诗。

禹汤所尚，孔孟之遗。

莫言糟粕，斯文在兹。

倘能自振，作君作师。

炀帝到了殿中，便叫取《秦史》来看。掌牙签的太监慌忙将《秦史》取了，排在龙案之上。炀帝与秦夫人各取一册观看。看了一册，并不见桃源事迹。炀帝再拿一册看时，却是始皇的本纪，原无心要看，因略看两行，见他巡行天下，封禅泰山，赫然震压一时，早有几分羡慕之心，便只管看将下去。忽看到起天下人夫筑万里长城，心中快畅之极。猛然拍案说道：“英雄作事，自然阔大。”秦夫人问道：“哪个英雄，作何事业？”炀帝道：“秦始皇欲防胡人，便筑起万里长城，为后世之利；若不是真正英雄，如何有这般大经济！若使后世这些迂儒为之，便大惊小怪，也不知有许多议论。”秦夫人道：“陛下之见，高出寻常万万；但不知这一道城，如今还有用否？”炀帝道：“如何无用！自秦时至今，七八百年，胡骑不能长驱而入者，皆此城保障之功也。”秦夫人道：“既有七、八百年，只怕也都崩坍坏了。”炀帝道：“正是，朕也想及此处；若是坏了，便可惜他盖世之功，朕决然要与他修补。”一时说得高兴，也不查什么桃源。遂别了秦夫人，上辇回宫。坐在便殿中，宣群臣来商议道：“秦始皇这条长

